

# 讚禮樹邦達

吳岸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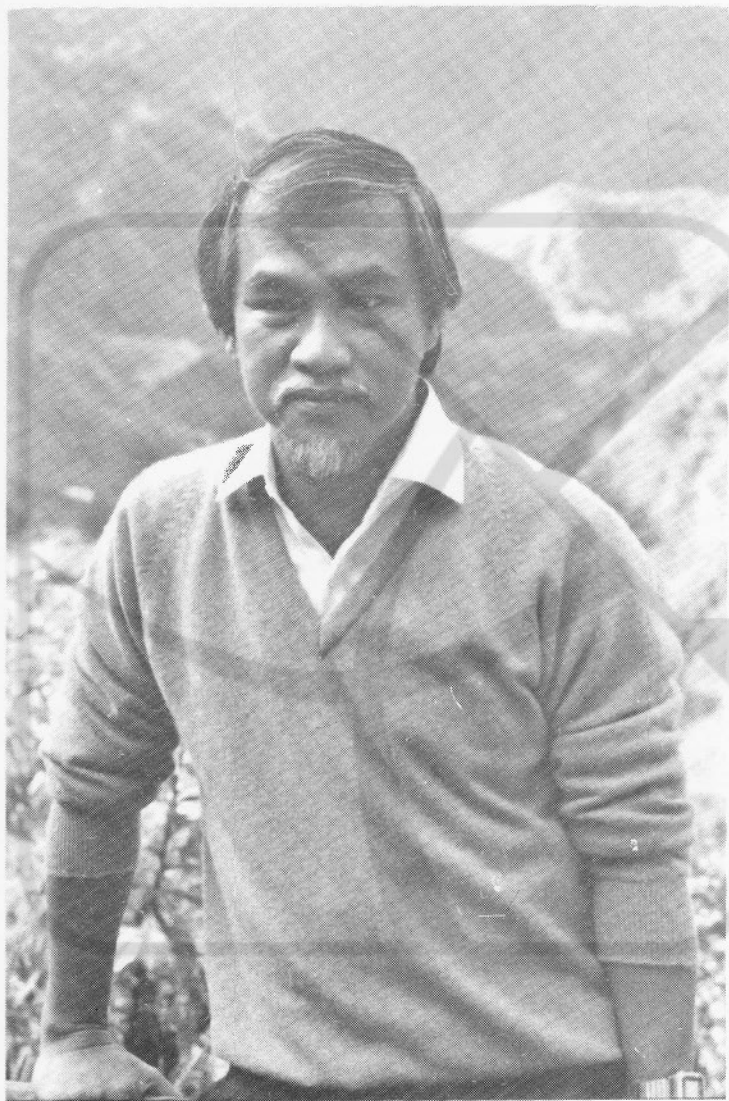
砂勝越華文作家協會出版

**吴岸**，原名丘立基，一九三七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砂劳越古晋。五十年代初即开始文学创作。一九六二年出版诗集「盾上的诗篇」，被誉为「拉让江畔的诗人」。「达邦树礼赞」为作者之第二部诗集，初版于一九八二年，出版后备受国内外文学界之好评。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陈月桂博士曾为文论述，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作品可列入世界文学之林。本书已由芭芭拉·蔡女士翻译为英文出版。「达邦树礼赞」现再版，以饕读者。



讚禮樹邦達

吳岸 著



作者近影

## 序

方修

讀了吳岸的「達邦樹禮讚」的書稿，我想起吳岸的詩論。他的詩論不是寫在稿紙上，登在報刊上，而是寓於日常的閒談之中。好幾次晤面聊天，他總是喜歡談詩，談他對於詩的看法，對於讀詩的體會，對於寫詩的心得等等。他的見解多有獨到之處，似乎自成一個小體系。如果寫了出來，我想就是一冊本地的艾青詩論了。

他提倡眼寬手高。認為現階段寫詩，題材不妨盡量放寬，技巧應該盡力提高。這話，我曾在另一篇短文中介紹過，現在看來，仍然不失為一種頗新鮮的、有見地的主張。

他也提倡表現形式多樣化。本來，表現形式的多樣化，也是屬於提高技巧的範疇，但吳岸常常是特別當作一個重點來提出的。他說，近年來，一些文學藝術發達的國家的詩人，創作手法日新月異，多姿多采。同樣的事物，同樣的題目，可以從無數不同的角度着手來寫，形成了詩歌

創作上的一個大躍進。相形之下，一般詩歌理論反而墮乎其後。本地作者，豈可不急起直追，趕上時代？

藝術創作，貴乎創新，那是自古已然，中文詩也沒有例外，歷代詩人，寫作手法總是時時刻刻在推陳出新的。譬如朱慶餘的「洞房昨夜停紅燭」，表面上是新婚燕爾的閨房記趣，真正的意圖却是請求水部郎中張籍向都中名公巨卿推荐他的大作；魯迅的散文詩「臘葉」，難倒了許多詮釋者，結果有人發現要把「病葉」看成作者自己，把愛護病葉的「我」轉為另一個人——「愛我者」，全詩才讀得通。近日從梁羽生的隨筆中看到五十年代中國某詞人的一首「念奴嬌」，借用象棋名手王嘉良的口氣來寫棋壇三傑：「人道楊李多才，一時瑜亮，與我成三傑。我縱輸楊能抑李，請試老夫黃鉞」，粗看起來，好像是詞人本身在自彈自唱，其實却是在讚揚王嘉良的功夫。這樣的構思，也可以說是別出心裁的。可見前人作詩，不論古代近代，新體舊體，手法總是力求獨闢蹊徑，多些變化。至於近年來這方面是不是有了更加可喜的突破，更加豐盛的收穫，我因讀詩不多，（詩論更少接觸，）實在不甚了了，但我相信吳岸的話。因為詩是他的專門，讀得多，鑽得深，一定持之有據。

吳岸曾表示他無意把他的詩論寫成文章，但要以創作實踐來宣述他的主張。現在，他是作出成績來了。他獻出的這一冊他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〇年間的一系列詩作的

結集——「達邦樹禮讚」，可以說是他的一冊形象化了的  
新詩論著，他的重要的論點，幾乎都體現在這裡面。

翻開這一冊詩集，你會看到詩人所寫的大多是一些平  
常的、細小的題材：一個不眠之夜，一條小小的人行道，  
一株荒郊的含羞草，一個獨脚的小旅客，或者旅遊途次的  
江邊、渡頭、舟畔，以至夜車上、機艙內、山道中等等，  
然而技巧却是十分的純熟；即使是十行八行的短句，也能  
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例如「華燈」，詩人寫旅客在吉隆坡大街上遇劫的一  
瞬。背景是這京畿之內最熱鬧、最現代化的旅遊區的夜市  
，車水馬龍，燈火如畫，影院前巨幅的霓虹燈廣告的壯觀  
令人驚嘆這個大城市的進步與繁華。然而，就在這時候，  
「朋友」，一個陌生人的招呼，「請幫個忙」。你回頭，  
適才的驚嘆變成了「啞然的驚駭」——

一把七首

向你腰間

微閃着青光

於是——

滿城的光燦

一刹那都

黯了……

古人所謂「詩中有畫」，指的大概就是這麼一種描寫  
生動逼真，畫面鮮明得幾乎觸摸得到的作品吧？

處理題材的手法，透視物象的角度，作者也確是靈活多變，不拘一格的。同樣是寫一個人的離群索居，「牆」、「靜夜」、「人行道」、「一盞小燈」等幾首，就各有不同的畫面；同樣是懷念或追悼之作，「波浪」、「古箏」、「六弦琴·小孩」、「淚在我心中落下」諸首，又各有各的表現形式；同樣是記述舊雨或親人久別重逢時的百感交集，「星遇」、「重逢」、「松」、「秋之夜」等篇，有的明寫，有的暗喻，有的是淺露的實錄，有的是朦朧的象徵，也完全是迥異其趣的。

再如，詩人處處顯示他對於生活的信心，對於美好的渴望，但表達的方法多種多樣，不一而足。在秋之夜終了，隱隱敲響的是「金閣寺的晨鐘」；當長夜不眠，一盞如豆，聽到的是「牆外風雨」、「萬馬奔騰」；而清明佳節掃墓之後，看到的是「灰烟彌漫處，數不盡黃黃白白萬千點，像花兒，滿山開遍」；那鵝江中的舟兒人兒，看來好像已經葬身於波濤洶湧之中了，可是——

待到浪起時

却只見

馬來母女倆

手把槳兒

笑吟吟

坐在浪峰上……

緣景生情，物我雙會，隨手點染，皆成佳篇，也輒產生新

的表現形式。

不過，我總覺得，我們能夠愉快地讀完這一冊詩集，能夠始終有興緻欣賞詩人吳岸優越的創作技巧，這和詩作本身的思想內容是分不開的。隨便舉書中一首短詩「椰頌」爲例，作者的筆觸伸展到泥土內的椰樹的根——

根

深植在悲哀的泥土里

默默地

把大地的眼淚

釀成瓊漿玉液

形象是突出的，角度是嶄新的，那確是一首好詩，但它的好，正是建基於作者對於「悲哀的泥土」，對於「大地的眼淚」的深刻的認識或真實的感受上。這種情形使到作品和現實生活有了聯繫，使到作者和讀者大眾的距離拉近。因而，詩作所吸引住讀者的，實際上已不單單是出色的藝術技巧，有一半還是堅實的思想內容。

有些「清高」之士，一見到人家提及作品的思想內容就心驚胆戰或咬牙切齒，總欲藉口藝術和思想是兩碼事而把思想內容問題擠掉。據我看，藝術形式和思想內容，不但永遠無法分割，而且還要隨着時代的推移而愈來愈顯得密切關聯。現在的讀者大眾，和徐志摩、李金髮、戴望舒等人時代的讀書界不同了，他們對於詩歌有了更高的認識和要求。形式看來優美而內容蒼白貧弱的作品，已經不易

引起人們的共鳴。如果篇數少，偶爾在報刊上出現一兩首，也許有人還有興趣看看；要是整冊詩集，成百首詩，連篇累牘都是言之無物的東西，一般讀者就不會有太大的耐性了。只有形式與內容兩皆上乘，結合得好的詩集，才能使到大家欣然終卷，感到真正獲得一次藝術觀賞上的享受。吳岸的這一冊「達邦樹禮讚」，就是這種現象的一個實証。

(一九八二年一月四日)

## 永遠的紀念

——寫在「達邦樹禮讚」付梓前

吳岸

我在星馬遇見過一些年紀與我相仿的文友，我們過去雖未曾謀面，但却一見如故，好像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一樣。原來我們大都在五十年代後期開始踏上文學道路，或多或少在杏影先生編的「文風」及「青年文藝」上投過稿。回想當年大家曾是熱情奔放的青年，而今却已兩鬢添霜，不免都感到世事的滄桑，友誼的珍貴。大家寒暄之後，漸漸的又不期然沉默起來，在沉默中心裡都在懷想着一個人——杏影先生。

這時，常會有一兩位朋友這樣問道：

「吳岸兄，你和杏影先生一定很熟吧？」

我回答：「不，我沒有見過杏影先生。」我連忙回答。

我的回答，總使對方感到意外。

我的確未曾見過杏影先生。

一九五七年初，我開始嘗試在「文風」上投稿。我的習作很幸運地被採用。不久又接到杏影先生的來信。他那

用毛筆蘸了藍黑墨水寫在粗紙上的幾封短簡，親切而有啓發性，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可惜都已在流離中失落。記得其中有一封稱讚我那首「黃昏的詩」，說它感情真摯，風格新穎，並鼓勵我繼續努力。所以此後我又陸續給「文風」投稿。

大約是在一九五九年，堅石先生來古晉訪問時，建議我把在「文風」及本地報刊上發表過的詩作收集成書。他的建議加上其他友人的鼓勵，終於促成我編「盾上的詩篇」。詩集篇就後，交給堅石等星洲友人辦理，自己對它並不存太大的期望。一九六一年初，有一天，我意外地在「文風」上發現杏影先生的長文「拉讓江畔的詩人」。杏影先生在文中說：「我有機會最先讀到吳岸先生的最初的一本詩集是快樂的事。」原來他已親自為我校閱了詩稿。他對我的詩的評價是我始料所未及的。當然，我並不以為我的詩有如他所說的那樣好，但我深深感到他對我的愛護和提携。六二年底，「盾上的詩篇」面世，杏影先生的這一篇推薦文章即成為代序。

此後由於生活的變動，我也不再投稿「文風」，同杏影先生也不再聯絡。正如我在詩集後記中所預言：當時是「處在一個偉大的時代，拉讓江在奔騰，江畔已經出現許多詩人歌者，在高唱雄壯的歌，於是這個集子裡的聲音就自然要變得更微弱，更微弱了」，在生活洪流的衝擊下，我逐漸地竟至於把杏影先生所熱忱推荐的自己的詩集，

也給淡忘了。

我是在杏影先生作古兩年後，才得悉他的死訊的。杏影先生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去世的。

許多年以後，我在星洲與李向君一次閒談中，聽見他這樣說：

「在杏影先生所寫的所有序文中，『拉讓江畔的詩人』是最長的一篇。杏影先生是以發現一個天才的那種喜悅和熱忱來寫那篇文章的。」

聽了李君的話，我感到很慚愧，我知道，我已辜負了杏影先生的厚望了。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中旬，我與田思君到星洲，在女作家石君家裡作客，那晚在座的尚有李向、林臻等幾位朋友。林臻君一向最關心我的文藝創作，每次見面，就要問我有沒有新的作品，「告別森林」有沒有寫完？（那是在六十年代初所寫的長篇敘事詩，只寫了四章，沒有完成）。那天晚上他見到我，就將我拉到一旁，從口袋裡掏出兩張影印的稿子遞給我。我打開一看，是兩首十四行詩，作者署名差它。詩末註明之寫作日期為一九六五年十月廿八日。林君告訴我，這兩首詩是當時一個文藝刊物所收到的稿件，後來那刊物停辦，所以他將它保存起來，屈指算來已將近十五年了。因為這兩首詩「與我有關」，所以將它交給我。

這兩首詩的內容是這樣的：

## (一)

盾上的詩篇是一株花，拉讓江畔的詩人  
是一支舞。你多年來的熱愛並不白費，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你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按耐不住內心的歡欣，你要舞，你要飛。  
在莊嚴的文壇上，你高高地舉起那株一樹的芬芳，  
你說是罕見的花，爲什麼不說是奇蹟？  
你又隨着心的跳動，那快樂的節拍，歡舞滿場，  
你說是因花的正常，爲什麼不說是自己辛勞的成績？  
是感動着你那顆園丁的心，是第一次看到你舞的天才。  
算了，那些現在不再開花，你曾經小心照顧過的，  
追求的根不長，立志的基不堅，時間只好把他們葬埋。  
開墾着僅有的地，你手裡有多少種子在握着？——  
幕不會下，舞不會終場，花不會孤冷一角，  
啊！誰願開花朵朵，讓舞接下去，以另一個風貌。

## (二)

沒有見過你的臉，你的臉是雨季裡明朗的太陽，  
沒有握過你的手，你的手是黑夜裡有力的閃電，  
沒有聽過你的聲音，你的聲音是海底深處的浪，  
沒有摸過你的心，你的心是地球上屹立着的山。  
牢記着別人對你的口頭流傳，儘管多瑣碎，  
再追着細讀你那久久才出現一次的文字，在心中

豎立着對你的敬重，下一次是上一次的一萬倍，  
而多少指路牌自己却先倒塌了，不再逼氣凌人。  
搨着雙重的痛苦，你一樣生活，你一樣工作，  
只有年青人純真的笑語，才是你的心靈的慰藉，  
你多希望年青人能像花一樣，在祖國各處盛開朵朵，  
你可爲那些丟下一個聲名就悄悄溜走了的惋惜，

歷史小心地把你的每一滴血汗收集起來，

爲了製造一個永恒，讓它活着你現在的光彩。

「盾上的詩篇是一株花，拉讓江畔的詩人是一支舞」  
，當這首兩句在不太明亮的燈光下最初躍入我的眼簾時，  
我感到頗爲驚奇。這就是林臻君所說的「與我有關」吧。  
但當我繼續讀下去時，我明白了，差它先生的這兩首詩是  
致給杏影先生的，雖然詩中沒有提到杏影先生的名字。不  
論作者是否真的沒有見過杏影先生，他對杏影先生是相當  
瞭解的。在第一首詩裡，作者顯然以杏影先生在「拉讓江  
畔的詩人」一文所表露的感情爲基礎，刻劃他對青年的愛  
心和熱忱，以及在看見自己辛勤耕耘所取得的成果時的喜  
悅與謙虛。作者在第二首詩裡着重表達了對杏影先生的敬  
重和景仰。而兩首詩都同時表達了杏影先生對青年作者的  
懇切期望。他希望青年人對文藝工作能持之以恆，不要半  
途而廢，要能像花一樣在祖國盛開。

差它先生寫這兩詩時，杏影先生尙健在。現在却成了  
對杏影先生的紀念；而詩中所述杏影先生對青年作者的期  
望，對每一個曾受他的人格沐浴的作者，如我和許多見面

或未見面的「老朋友」，永遠是一種鞭策。

今年五月，我在新山遇見李壽章等幾位文友，八月初，「讀者文藝」刊載了李君致給我的一首詩，題為「水湄城的寒夜」，詩中有這樣兩句：

在詩人的微笑裡

我們讀到杏影先生的心聲

這對我可說是過譽了，其實我在文學上的成績微不足道，與杏影先生之所期望，相去太遠。我唯一可以告慰杏影先生的，就是雖經歷世態炎涼和坎坷的人生，而對文學依然執着。但我並不辛勤，許多時候甚且靜止不前，所以十多年來，作品寥寥可數，其中近年來所寫的部份，就收在這本即將付梓的『達邦樹禮讚』裡，算是對杏影先生的一點紀念，也當作對關心和愛護我的朋友的致意，不過這些詩，感情都比較深沉，沒有昔日的豪情。

杏影先生畢生致力於培養文藝接班人，他雖離開我們十五年，但環顧今日星馬文壇，他是應該感到慰藉的，知名作家如李向、林臻、堅石、李販漁、甄供、原甸、忠揚、吳天才、高青、魏萌及李壽章等都在文壇上鍥而不捨，時有作品出現。李向與甄供兩位，還繼承了杏影先生的工作，在辛勤培養文藝後進。應該說，從這班朋友對文藝的執着，對生活的熱愛，對後輩的扶掖及對人類未來的信念，「我們讀到杏影先生的心聲」。

李向君在杏影先生逝世一年後寫的「紀念杏影先生」一文中曾這樣寫道：

「他做的工作是看不見的，但他的努力絕不會白費，大自然的造化也是看不見的，可是突然間百花齊放，你才知道春天已經來到人間。」

到那時候，人們將看到杏影先生的不滅的光輝。

一九八一年九月廿五日於古晉

序	萬修
永遠的紀念	地岸
靜夜集	
靜夜	3
靜夜	5
靜夜	6
靜夜	7
人行道	9
橋頭	10
咏含羞草	11
建邦榜題詞	13
一盞小燈	16

【本報記者李向】由廣東省第一書畫院主辦、廣東省書畫院承

辦的「廣東省書畫院成立三十周年紀念展」日前在廣州

畫院開幕，展覽由廣東省書畫院主辦，由廣東省書畫院承

辦，展覽由廣東省書畫院主辦，由廣東省書畫院承

辦，展覽由廣東省書畫院主辦，由廣東省書畫院承

辦，展覽由廣東省書畫院主辦，由廣東省書畫院承

辦，展覽由廣東省書畫院主辦，由廣東省書畫院承

辦，展覽由廣東省書畫院主辦，由廣東省書畫院承

辦，展覽由廣東省書畫院主辦，由廣東省書畫院承

辦，展覽由廣東省書畫院主辦，由廣東省書畫院承

辦，展覽由廣東省書畫院主辦，由廣東省書畫院承

辦，展覽由廣東省書畫院主辦，由廣東省書畫院承

辦，展覽由廣東省書畫院主辦，由廣東省書畫院承

辦，展覽由廣東省書畫院主辦，由廣東省書畫院承

辦，展覽由廣東省書畫院主辦，由廣東省書畫院承

辦，展覽由廣東省書畫院主辦，由廣東省書畫院承

辦，展覽由廣東省書畫院主辦，由廣東省書畫院承

辦，展覽由廣東省書畫院主辦，由廣東省書畫院承

辦，展覽由廣東省書畫院主辦，由廣東省書畫院承

辦，展覽由廣東省書畫院主辦，由廣東省書畫院承

辦，展覽由廣東省書畫院主辦，由廣東省書畫院承

辦，展覽由廣東省書畫院主辦，由廣東省書畫院承

辦，展覽由廣東省書畫院主辦，由廣東省書畫院承

.....	63
.....	66

# 目次

18	.....	.....
22	.....	.....
23	.....	.....
28	.....	.....
88	.....	.....
0	序 .....	方修
28	.....	.....
4	永遠的紀念 .....	吳岸
88	.....	.....
78	.....	.....
88	.....	.....

## 靜夜集

牆 .....	3
靜夜 .....	5
荒村 .....	6
待渡 .....	7
人行道 .....	9
椰頌 .....	10
咏含羞草 .....	11
達邦樹禮讚 .....	13
一盞小燈 .....	16

## 波浪集

無題 .....	21
望春 .....	22
淚在我心中落下 .....	23
傳奇 .....	25
降陸之前 .....	28
重上拉讓江 .....	30
鶴江浪 .....	32
在星隆夜車上 .....	34
懷念 .....	35
波浪 .....	37
重逢 .....	38
碧瑤道上 .....	40
異鄉之夜 .....	42
竹聲 .....	44
華燈 .....	46
六弦琴·小孩 .....	48
古箏 .....	51
檳城印象 .....	54
檳威輪渡 .....	56
獨脚的小旅客 .....	58

驪歌 ..... 63

青年與海 ..... 66

### 碎貝集

窗 ..... 71

沉默 ..... 75

清明 ..... 77

死胡同 ..... 80

奔流 ..... 82

馬六甲海峽 ..... 84

詩的誕生 ..... 86

今夜且讓我安睡 ..... 89

她在風雨中奔跑 ..... 91

琵琶手 ..... 93

民都魯二題 ..... 95

寄海鷗飛處 ..... 98

青春 ..... 103

星遇 ..... 105

驛 ..... 107

秋之夜 ..... 110

松 ..... 113

台北司機 ..... 115

風與石 ..... 117

老人與鑰匙	119
吉蘭丹海灘	121
金花	123
山城	127
飛舟	130
長屋之旅	133
迎賓	135
賽鼓	137
飲杜阿	139
火	142
朽	144
新加坡河	146
後記	149

◎ 詩人與詩

◎ 詩人與詩

◎ 詩人與詩

◎ 詩人與詩

# 靜夜集

又見到馬當山的秀美

聽見山泉滾落巖谷的澎湃

又見到

又見到魯巴河的浩蕩

遠處叮叮響響！似閃電似雷天鼓

拉讓江依然澎湃

清激的如撒河灘

流捲着浣衣婦和朝霞的倩影

又見到

或瀾灑的依舊是月款款遊說的晚風

別時依依

留下徹夜轟鳴的潮聲

靜夜集

遠有人掛珠

山青去

谷翠去

雲霧散開去

# 牆夜

去要

去要

又見到馬當山的秀美

聽見山泉洩落澗谷的潺潺

手軒

夜夜入夢來

幽篔簹

又見到魯巴河的浩瀚

遠處有「夢那」似悶雷滾過天庭

騰高

市晉古樂拉讓江依然澎湃，山當異（指）

突亦，關清澈的如樓河灘二載去，所巴魯；聖燧十番

耳聽立；流淌着浣衣婦和朝霞的倒影，奇奇斷的懸高然

何謝成；雷鳴六界三，小榮靈流，真何大景內供等為

允立班最爛燦的依舊是丹絨羅班的晚霞，土耳聽立

別時依依

。張樹市里美嘗四藥

留下徹夜轟鳴的潮聲

我和佳人有約  
約在青山  
約在翠谷  
約在江河湖海邊

我要去  
我要去

我伸手  
觸到的  
依舊是厚而冰冷的牆……

一九七八年於病院

（註）馬當山，在砂撈越第一省境內，離古晉市僅十數哩；魯巴河，在第二省境內，河口寬闊，有突然高漲的潮汐奇景，當地人稱之為「夢那」；拉讓江為砂州內最大河流，流經第七、三、六等省；如樓河為拉讓江上游一支流，在第七省境內；丹絨羅班位於第四省美里市附近。

# 靜夜

# 林叢

十年無音訊 豈識別崗滿翠當  
萬里江山 廿幾葉黃今成  
夜夜入夢來 行李 榕隴土封林古  
夢回 氣  
燈殘 人語歇  
牆高 潮呼嘯 曉更變一丁鐘聲  
門深鎖 鐘 童林幽幾  
月亮在那兒？ 辛竹田  
我不眠 上泛金銀 碎善的燒如未謝年  
夜亦不眠  
聽牆外風雨 聽去 半支  
有萬馬奔騰 那樹頭 對山古韻  
在樹頭的發光中 [凡霖案] 該即  
聽了 聽香琳前林  
醒林驚魂

# 荒村

齊備

當年滿崗椒紅透

朋音兼半十

如今黃葉幾片

山丘里萬

在枯柱上飄抖

來寒人恹恹

過路人

驚動了一隻瘦狗

高嶺

幾個村童

用竹竿

爭擲未成熟的蕃石榴

夜半

誰在山後

唱起「家鄉月」

村前梅香姐

淚濕枕頭

寒風第一律

寒風第一律

寒風第一律

寒風第一律

寒風第一律

## 待渡

行到河邊時  
夜已深沉  
且卸下背上的行李  
歇一口氣

遠處海潮呼嘯  
海風卷椰濤  
月亮在哪兒？  
怎照得河上泛金波？

我和着濕透的塵衣  
斜倚在腐朽的椰樹頭  
在幽幽的燐光中  
睡了

旅伴一聲低喚

江畔槳聲咿呀

猛驚醒

一身夜露

寒澈骨髓

寒香

寒香滿紙紅箋

而今夢裏殘片

正教他上翠幃

酒路人

驚動了一隻瘦狗

幾個村童

用竹竿

爭攆未成熟的香不覺金苔土瓦弄照恐

夜半

暈在山後

唱起「家鄉月」

村前梅香組

淚濕枕頭

朝盤兩條行

話語日齊

本行怕土背不睡且

於口一潔

寒香滿紙紅箋

而今夢裏殘片

正教他上翠幃

酒路人

驚動了一隻瘦狗

幾個村童

用竹竿

爭攆未成熟的香不覺金苔土瓦弄照恐

# 人行道

在一畝天地裏  
人行道太漫長  
清早  
踏着它奔跑  
黃昏  
踩着它踱步  
一月  
一年  
十年  
竟無法抵達它的盡端  
在一畝天地裏

一九七八年

## 椰頌

在淒風中  
它不嘆息  
在苦雨裏  
它不哭泣

頂天立地  
向藍天開展綠羽  
迎着狂風暴雨  
它翩然起舞

根

深植在悲哀的泥土裏  
默默地  
把大地的眼淚  
釀成瓊漿玉液

## 咏含羞草

無需人來栽培  
更無需人來憐惜  
在這荒野裏  
吐着一朵朵紫紅色的花球

輕撫  
它含羞  
侵犯  
它用荆棘自衛

別笑它在風暴中  
只剩下殘枝敗葉  
當雨霽天晴時  
它又展開黛綠色的衣裳  
吐出一朵朵紫色的花球

默默地

把這荒野點綴

## 和合蓋草

誰來人需誰

誰來人需誰更

裏裡荒草生

紫蘇的色紫紫紫一出世

紫蘇

蓋合字

紫蘇

誰自蘇味出

中藥風香白紫蘇

葉姐好寒不燥只

和氣天靈兩當

紫蘇的色紫紫紫一出世

紫蘇的色紫紫紫一出世

## 達邦樹禮讚

你是山頂上  
一棵高大的達邦  
在拂曉時第一個  
去迎接黎明的曙光  
你那參天的綠葉  
吮吸着宇宙的靈氣  
蜜蜂在你的懷抱裏  
釀製百花的芬芳  
那一天  
我來到山下把你眺望  
只見你一身潔白  
沐浴在晨曦裏  
像一個銀色的巨人

有一年炎熱的七月  
正是農人燒芭的季節  
熊熊的野火

把山坡燒成一片焦黑

我站在新闢的芭場上向你眺望

只見你巋然不動

屹立在滾滾的濃烟中

像一個古銅色的巨人

半夜裏我從夢中驚醒

耳邊猶聽見轟隆一聲巨響

我連忙起身

向山頂瞭望

啊

美麗的達邦樹啊

你已不見了踪影

你已經倒下了

消逝在黎明前最深邃的黑暗中

從此山頂上

再也看不到巍峨的達邦

你已化爲沃土

滋育着漫山的稻秧

每當夕陽西下

彩雲片片的時候

我抬頭遠眺

彷彿又見到了你

含笑地陶醉在晚霞中

像一個金色的巨人

(註) 達邦樹 (Tapang) 是婆羅洲生長的一種樹木，木質堅硬，樹上常有蜜蜂做窩，其根部面積寬闊，達雅人取之製成精緻的桌面。

## 一盞小燈

當白晝突然變成黑夜

當最後一扇小門

砰然吞沒

最後一線微光

世界墜入了

黑的深淵

我在我心中

點燃起一盞

小小的燈

當長夜漫漫

聽天外隱約傳來

黎明的跫音

逐漸走近

逐漸走近

到了我的門前時  
却又悄然離去  
留下一片死的岑寂

於黑的深淵

我在我心中  
哼唱起一支

讚美我的小小的燈的歌

一九七八年

和南門的燈下  
去聽為財又味  
寒岑的孤舟一不留  
斷影的黑鏡

中心與吾身

支一疏學堂

那幽藍的小小的寒美態

那幽藍的小小的寒美態

那幽藍的小小的寒美態

那幽藍的小小的寒美態

那幽藍的小小的寒美態

那幽藍的小小的寒美態

那幽藍的小小的寒美態

那幽藍的小小的寒美態

那幽藍的小小的寒美態

那幽藍的小小的寒美態

那幽藍的小小的寒美態

那幽藍的小小的寒美態

那幽藍的小小的寒美態

那幽藍的小小的寒美態

那幽藍的小小的寒美態

無題

# 波浪集

當他站在牛角尖上（註）

輪流擲地時

歷盡滄桑的人

都沉默了……

一九七九年四月於星洲

註：新加坡有「鑽牛角尖」之說，此處借用。

集賢堂

# 無題

當他站在牛角尖上(註)

慷慨激昂時

歷盡滄桑的人

都沉默了……

一九七九年四月於星洲

註：俗語有「鑽牛角尖」之說，此處借用。

# 望春

陳燕

既然山桃花已開放

柳梢已泛綠

既然牡丹與郁金香

正爭妍鬥艷

但願降臨人間的

是真的春天

又何需說春天幾許濃艷

更不必讚春色如何醉人

只希望

人類希望的萌芽

已冲破千里冰封

一九七九年五月·香港

商標

做一的戲蓋

來戰

的於

宿哭

# 淚在我心中落下

我等待着

等待着

人們都說你的音訊

他已死了

我盼望着

盼望着

我不信他能活下去

水牛爸固執地說：

電話響了

我的心的地方！”……不落

顛動了

慈濟的水牛會古梵氏五辛式子式一

鈴聲催促着

我不敢的歲月

執起髮

直到有一夜一……

聽筒

遙遠的一端

傳來

你的

哭泣

我

無語

掛上電話

此刻

你的

淚

已流過電線

在我心中

落下……

一九七九年五月於古晉

一九七九年五月，香港

但水牛爸仍舊說：

“我不信！

水牛還活着

有一天他會回來

帶着我的孫兒孫

：與吾手雙的吳更管幹

## 傳奇

一九七九年五月

誠誠”

水牛離家

音訊杳然

人們都說

他已死了

“誰說的？

我不信！”

水牛爸固執地說：

“水牛還活着

在遙遠的地方！”

慈祥的水牛媽

日夜盼兒歸

多少年的歲月

熬白了頭髮

直到有一夜……

中元節的夜晚

水牛媽突然看見

水牛站在床前

他赤着上身

胸口貼着一塊膏藥

伸着瘦長的雙手低喚：

“媽媽

我回來了

我又冷又餓呀

給我一點飯

一件衣……”

水牛媽從夢中驚醒

她哭了

第二天清晨

她偷偷走到後園

一盅酒

一碗飯

在幽幽的香燭中

在低低的啜泣里

焚化了幾許冥紙

幾件舊衣

但水牛爸仍舊說：

“我不信！

水牛還活着

有一天他會回來

帶着我的孫兒孫女！”

一九七九年五月

## 降陸之前

一  
茫茫雲海上  
隱約浮現一個島嶼  
蓬萊可比得上它美麗？  
我正猶疑  
有人已指向窗外驚呼：  
神山！ 神山！ （註一）

二  
像整齊的鑽石  
京那峇魯城 （註二）  
閃爍在  
山之麓，海之濱  
當波音徐徐而下  
我又瞥見

丹絨阿魯的浪花

在招手

機艙內揚起

《重歸梭連托》——

我輕輕降落

神之土

轟隆機聲里

客艙已列加席

一九七九年五月

商既喜過木正

一九七九年五月

(註一) 神山即中國寡婦山，位於沙巴，海拔

13,455呎，為東南亞最高的山

峰。

壽木正驚鼓舞

壽裝快合台景嶺兩深

(註二) Kota Kinabalu，沙巴之首府。

數叢林

泊隊隊畫班

？墨與泊李父班母景不

里林翠

臨課樂泊酸閃隊類

？春聯泊舞歡寧還景不

嶺兩誰去

人姑貝不

蘇東坡香詞蘇代

羊路空

岳巖內韻巖

——《詩經詩經注》

蘇東坡蘇代

上文幅

## 重上拉讓江

江水依舊滔滔

青山依舊郁郁

飛舟過處

濺起漫江水霧

看兩岸景色分外迷濛

竹叢邊

斑斑剝剝的

不是伊班父老的長屋？

膠林里

隱約閃過的幾點紅

不是廣寧鄉親的揮春？

走遍兩岸

不見故人

只有綠水青山  
猶記得當年故事

夢醒時

猛覺山更青  
水更湛  
轟隆機聲里  
客船已到加帛鎮

一九七九年五月

山青木綠亦只  
事姑羊當併臨餘

和野琴

青更山巖瀝

燕更水

里雲樹幽轟

雞昂賦候日備客

## 鵝江浪

江水浩蕩

波濤洶湧

是誰

駕一葉扁舟

飄向彼岸？

浪落時

不見了踪影

久久

久久

啊呀呀

莫非那舟兒人兒

都已在浪里葬身？

待到浪起時

却只見  
馬來母女倆  
手把漿兒  
笑吟吟  
坐在浪峰上……

七九年五月於拉讓江上

(註)拉讓江又稱鵝江

## 在星隆夜車上

它衝入了夜的隧道  
呼天搶地  
瘋似的搖撼

我在震耳欲聾的輪聲中  
昏昏入睡  
突然驚醒  
    當列車驟然停歇

也不知驚醒幾回  
窗外晃動的  
是哪個驛站的燈光？  
我只盼望黎明的曉色  
夜為何如此漫長？

一九七九年五月

眷顧芝芝

潮人曰寔

何難眠寔幾幾

去舖的幼荷

月六年式式式一

## 懷念

給愛女

你會是一個波浪  
我在九霄外  
想起小芝芝  
小芝芝  
此刻  
你是否已入睡？

望窗外  
夜一片漆黑  
我要尋覓  
地球上  
最先出現的微光

慕地里  
芝芝揮着小手  
在向我微笑——

芝芝醒着  
我已入睡  
飛機穿過銀河  
箭似的歸去……

一九七九年六月

念與

女愛與

它鑽入了夜的隧道  
將天幕地  
靈敏的觸感

快齊式奔狂

芝芝小臥眠

芝芝小

談出

這是我耳欲聾的臉龐中

？細入曰否景冷

昏昏入睡

突然驚醒

當列車發來停歇

快隨筆

黑幕共一壽

愛得要狂

也不知我醒後回

土林樹

窗外飄動的

光燦的照出武景

是那個醒著的燈光？

我只盼望黎明的前夕

里車靠

夜為何如此漫長？

毛小音聯芝芝

一九七九年五月

——笑燦燦向春

在淚光中閃爍

映照得海嶽煙火輝煌

一九七九年七月

## 波浪

重叢

你曾是一個波浪  
卷起、翻騰、衝激  
帶着呵呵的笑聲  
瞬息之間  
消失

在時間的海洋上

今朝  
我重臨海濱  
憑弔你逝去的踪影  
只見汪洋里  
千波萬浪  
滾滾而來  
每個波濤里  
都有你呵呵的笑聲！

一九七九年六月

一九七九年五月  
重逢

斯斯

你攀越過生命的險峯  
我泅渡過生命的駭浪  
以一絲希望的光  
揶揄遍體鱗傷  
和心靈的創痛

昨日相思在天涯  
今宵重逢在海角  
是真？是夢？  
我們在無言中  
手牽手  
重拾童年的階梯  
你的乾涸的眼湖  
又泛起漣漪  
希望

斯斯即一曼會淋  
濤，翻騰，鼓卷  
整美的圓圓管帶  
開之思釋  
夫節  
土著滿的開和奇  
薛今  
斯斯顯重莊  
湯親前去波前手懸  
里著玉良只  
斯萬斯千  
來而斯斯  
里喬斯圓碧  
！整美的圓圓淋音語

在淚光中閃爍  
映照得海峽燈火輝煌

一九七九年七月

當你的歌聲

飄揚在百花盛開的草原上

我的心

已墜落在碧瑤的高丈深淵

文心齊賦翠柏戴十傑歸一，中發願高滿靈寶聯菲桂吾

賦詩歌首首一丁賦即，靈泉匯父的離何士巴當拍戲查坐，

一九七九年七月

..... 題詞

何遜故園秋

東海出賣不可且與音樂

千車當

葉綠彌山田

風高滿溪長似

望滿味南滿綠新

葉韻拍雲黃

霧極間雲離拍得千空

霧匯，霧匯

陣陣難一知葉竹卷

## 碧瑤道上

在赴菲律賓碧瑤高原途中，一個約十歲的塔加洛少女，坐在她的當巴士司機的父親身邊，唱起了一首首菲律賓民歌……

她開始低吟

聲音像巨石下冒出的流泉

當車子

在山腰盤旋

於是逐漸高昂

帶着激情和渴望

黃鶯的啼聲

在千仞的峭壁間迴蕩

迴蕩，迴蕩

終於凝成一縷嗚咽

像在哭訴  
姑娘們的不平

一九七九年七月於馬尼拉  
啊，瑪麗亞，瑪麗亞

當你的歌聲  
縈繞在百花盛開的高原上  
我的心  
已墜落在碧瑤的萬丈深淵

一九七九年七月

中光

貝

里

痛哭吞聲  
不平的鬥敵故

亞麗燕，亞麗燕，碎  
燈燭的燭當

## 異鄉之夜

你去了探

紅燈的神秘

他去了沽

夏夜的溫柔

我守着一份孤寂

吮着芒菓的濃郁

甩不去往事千重

忘不了萬里故人

六弦琴音的漣漪里

浮升起一位男低音的深情的歌聲

搖幌的燭光中

有誰看見

我憂郁的眼睛里

(註) 星洲(檳榔嶼)為亞庇(即東那答

魯武)之一美麗海灣，維偉之沙巴基金大廈即

座於其岸上

一九七九年七月於馬尼拉



竹翠

ANG LING 村

幽溪風靜

響鈴風草一

土面山輪券

泉王別一著麗

田心油村人許然崇崇

千舞嵐山數半泊暗裏張當

謝一中空向嶽聯聯的巾手既

亦驚知變談與泉飛

支萬更一

(註) 響壽祺十里立

……響聲千萬出疑

只半六廿八一

？望際的陣陣撲丁辭天

遊風飄然日子平式子式一

## 竹聲

聽沙巴州ANGLUNG 竹器樂隊演奏

輕風過處

一串風鈴響

從神山頂上

飄落一股玉泉

淙淙然沁入你的心田

當那瘦削的卡達山族漢子

把手中的指揮棒向空中一揚

飛泉頃刻變成瀑布 的深情的歡聲

一洩萬丈

在里卡斯海灣（註）

發出萬千迴響……

一九七九年七月

(註)里卡斯海灣( Likas Bay )爲亞庇(即京那峇魯城)之一美麗海灣，雄偉之沙巴基金大廈即建於其岸上。

一把七首

河你腰間

微閃着青光

滿城的光燦

一剎那都

顯了

一九七九年七月

登華

聞去寄一

熱錫吉

少冬丁滿樹又

級重買

濃鐵五治

星街四登免吉氣

前窮漫味

肝隆顯辛

姿英的續登

〔文限〕

和誰的人坐頭翻一

〔計圖算翻〕

策回飛

卷張京聯) 頭亞發 ( yes aaxLJ ) 驚驚謀斗里 ( 程 )  
聰靈大金基巴齊文韓鐵，驚驚麗美一公 ( 謝魯

。上舉其效舉

## 華燈

一夜之間  
吉隆坡  
又增添了多少  
霓虹燈

你正驚嘆  
武吉免登的流星  
和影院前  
辛康納利  
殺敵的英姿

「朋友」  
一個陌生人的招呼  
「請幫個忙」  
你回頭

詫異變成啞然的

驚駭

一把七首

向你腰間

微閃着青光

滿城的光燦

一刹那都

黯了……

一九七九年七月

## 六弦琴·小孩

黃昏  
又降臨孤村  
我輕輕彈起六弦琴  
懷念遠方的親人

小果  
搬來一張小凳  
挨坐在我身旁  
聽得入神

椰風輕拂  
椰棚升起陣陣烟靄  
琴聲中  
暮色更蒼茫

哩哩啦啦

小果和着我的琴

唱起自己隨口編造的歌兒

小果呀

此刻

你是否也在

懷念着遠方的親人？

彈着彈着

我竟忘了夜已來臨

忽然聽得砰然一聲

才知道

小果已在睡夢中

跌落在地上

我連忙拋下六弦琴

在黑暗中抱起小果

他哇的一聲哭了

淚水淌落在我的手臂上

“爸爸，爸爸

小果要爸爸回來……”

他緊緊地摟住我

漸漸醒醒

一邊抽噎

果小咪普善的琴

一邊不停地呼喚

評談自白口靈靈的

直到在我的懷抱中

睡酣……

小果

曲

一九七九年七月

游景否出

對念善歡試的人？

美季

村福

取

我輕輕彈起六弦

懷念遠方的親人

下

小景

小果

搬來一張小凳

規

換坐在我身旁

聽得入神

我

去

聽

曲

聽

琴聲中

暮色更蒼茫

“爸爸，爸爸”

“……來回爸爸要果小

# 古箏

憶年幼時，日軍南侵，家鄉淪陷，父親因參加抗日賑濟被捕，監禁經月，出獄後率家人避居山芭，於更深入靜時，常挑燈獨奏古箏。時光易逝，轉瞬近四十年，父親作古亦逾廿載，琴亦毀，而鏗鏘之聲，至今依然常在我心中迴響，難以忘懷……

我緩緩醒來

習慣地

在深邃的黑暗中

傾聽

夜雨

在芭蕉葉上的

聲聲

低語

於是悄悄下床

悄悄

冒着寒風

向琴聲

走去

依舊是

那朦朧的孤燈

映照着

你在琴絃上彈動的

手指

至

有你徹夜不眠的

身影

當蕉葉上

最後一顆水珠

在萍塘里消失

迴音時

風漸起

北海雪紛飛

胡茄聲中

傳來了

華古

來隨聽聽

此謝

黑面彭野

陳

雨

土葉燕芭

翠

雨

蘇子卿  
堅貞的足音

驀然一聲長嘯

壯懷激烈  
一時有亂箭齊發

把「久鎮」的  
夜空

震撼得  
搖搖欲墜

遠處  
有荒雞啼曉……

一九七九年九月 古晉

(註) 古晉於日治時期易名為「久鎮」市，以示其欲永久佔據之意圖。

## 檳城印象

古樹盤根

椰林參天

印度洋的

波浪

日夜挽着

關仔角的石岸

遊子

忽然

有了濃濃的

倦意

且讓我

伴着潮聲

閉上

朦朧的醉眼

是誰

在風中

聒絮着

十二月

大旗鼓的

故事

昨夜

夢在

怡然亭

一幅現代畫

五彩繽紛

近觀

似花團錦簇

遠看

却原來是一條龍

舞

在

彩

雲

中……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於檳城

## 檳威輪渡

千里崎嶇

一路顛簸

此處是何處？

司機指說

檳威碼頭在卽

眼前果然是天塹

我正欲乘風破浪

車子

已緩緩

登上渡輪

晨光正明媚

海鷗翱翔處

碧波滾滾流

船不動  
人不動  
喬治市遠了  
北海頃刻在眼前

呵 呵  
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中  
可曾有  
如此平坦的路程？

二十年風和雨  
未擊長空已折翼  
無聲歲月  
耗盡多少豪情壯志

我整一整塵衣  
司機踏足油門  
車子又開始

顛簸  
前程  
漫長  
而曲折……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檳城

## 獨腳的小旅客

起飛前

——最後一刻

一個蒼白的

男孩

由空姐纔扶着

進入機艙

他踉蹌

車子 踉蹌

頑強地

在太大的座位上

坐下。

隨身的旅行袋

標寫着

「德國紅十字會

贈送」

有人驚異地

喊道：

「越南人！」

頓時

十幾道

眼光

向他

投射

十幾道

眼光

又頓時

楞了：

這孩子

只有一條

右腳

但他却自若地

坐着

漠然望着

窗外開始後退的

樹林

默默等待着

命運的羽翼

飛向

自由……

飛機騰空了

我默默

為他

祝福：

孩子

願你

遠離

墳墓

願你

忘却飄流血海的

恐怖……

空姐遞來了

一份報紙

我翻開

一看

「張頌

世與識人亦

：豈無

「人南隸」

和靜

豈無十

光期

游向

接送

豈無十

光期

和靜又

：丁時

千禁豈

絲一亦只

關古

出若自味游班

管坐

蒼望然莫

怕張對故開於窗

「讀經」字會

只見  
一個婦人  
懷抱着  
她的奄奄一息的  
骷髏嬰兒  
兩個  
失去爹娘的  
幼童  
在炮火下  
緊緊擁抱  
一個女孩  
坐在母親的  
屍體旁  
恐懼地望着  
倉皇離去的  
人潮  
幾行血紅的  
標題：  
乾旱來臨  
越軍大攻勢  
在即  
千萬柬埔寨人  
生命

老師的欣慰的眼

危在旦夕……

貝只

我抬頭

看看那位

獨脚的

小旅客

俯首

遙望

窗外景色

機翼下

滾滾

雲烟

籠罩了

熱帶叢林的

蒼翠……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合艾

註：本詩原題為「途中偶拾」

## 驪歌

記一個華文獨中畢業生離校時的感觸

老校長又在講着

那不知已講了多少遍的故事

世上無難事……

但他此刻的聲調

異樣地親切

揮動的手

像在為一艘遠洋輪

主持下水禮……

一卷卷

束着紅蝴蝶結的文憑後面

露出一雙雙

老師的欣慰的眼

望着我

像畫家

剛放下畫筆

在觀賞自己的作品……

木槿花

在陽光下盛開

園里

綠樹已成蔭

(六年前那樹兒

哪有我肩膀高?)

茵茵草地上

昔日的韶光

還在流連

流連

逐一串笑聲……

但鐘聲已遙遠

明朝已不再

送別的彩旗

正在風中抖動

望大門外

車流似長河

縱橫交錯

沒入的搖籃中  
他做 茫茫的人海……

不知何時  
瞬息 驪歌已唱起  
我跟上時  
聲浪正向

一個深情的高音升騰  
升騰至  
宇宙的廖廓的空間却  
他抓住一根浮木 猝然哽住

淚影中  
遂窺見  
痛苦一張張同學的  
彷彿有一含悲帶笑的臉  
高牆上

不做 幾個大而蒼勁的草書：  
自強不息  
力爭上游……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參加母校畢業禮後有感而作

青平與詩

升騰至

天來一束

願兒能嘗甜

……

扣擊

辭

戰

戰

替

戰

## 青年與海

他獨自在海上航行

風也平

浪也靜

天外飛來一只海鷗

隨着船兒低迴

嘎嘎嘎……

對他聲聲鳴叫

他冷漠無情

揮起船槳

把牠驅趕

海鷗鳴叫着

消失在天邊

在海的搖籃中  
他做着美夢

忽然烏雲滾滾  
瞬息吞沒了晴空  
狂風帶來暴雨  
駕着雷霆隆隆

桅折了  
船沉了  
他抓住一根浮木  
在怒海里沉浮

痛苦與迷惘中  
彷彿有一道白光閃過——  
那海鷗  
不就是海上風暴的通知者嗎？

一九七九年聖誕鐘聲中，於吉隆坡

中道謝的詩五

寒美普燭曲

茫茫雲嶽熱感

空靜了必吞息潮

兩暴來帶風狂

蕩蕩羅雷普賦

## 青年與海

他獨自在海上行

風也不

浪不

丁海詩

丁海錄

木管毋一出飛曲

管此星燭感立

天外飛來一只青鳥

眼望船兒低迴

嗚嗚嗚……

對面聲聲嗚呼

中間激興苦誰

——候因決白誰一言將心

關將眼

？調苦賦韻泊暴風土嶺景猶不

他冷淡無情

彈起船槳

一把舵擱起

寒對古村，中道謝謝筆人寸人

海關嗚叫着

消失在天邊

窗

# 碎貝集

彷彿  
跋涉過  
一個世紀的崎嶇  
也曾見山崩  
也曾見地裂  
我們重相聚

放披著滿頭風霜  
我負了一身征塵  
無語  
對面凝望  
在道旁

彷彿  
又回到昨夜

集貝軒

# 窗

家？  
不在這樹里  
你說  
在祖國處處  
在祖國  
處處  
情  
彷彿  
跋涉過  
一個世紀的崎嶇  
也會見山崩  
也會見地裂  
我們重相聚  
我們分手  
妳披着滿頭風霜  
我負了一身征塵  
無語  
對荒草離離  
在這窗前  
穿越  
彷彿  
又回到昨夜

被卷舞

不窗吞

木震

端用不

味爽神抑

火燙定萬

蓋一

蓋一

丁鼓

洪暴

米柔滋一

蒸榮

窗的枝自

味擺弄說

盡祿克

脚脚得門拜

平不間人景盡

笑燭的果世來未

我等妳  
在窗下  
露水  
霑濕了我單薄的衣衫  
不用說  
又是一次火一般的會議  
叫妳爽約

萬家燈火  
一盞  
一盞  
熄了  
似要把我棄在黑暗里  
幕地  
一道柔光  
粲然  
自妳的窗  
爲我點起

夜將盡  
我們仍喁喁  
盡是人間不平  
未來世界的歡笑

家？ 暮日貝曾出

不在這窗里 深琳重門寢

妳說

在祖國處處 里聊接

在祖國 窗泊半當吳舊對

處處 與對飄零當且

終於 縱重微塵寄今

悄 此一位詩人 日與

然 莫重六國詩林

墜入 蘇蘇萊蘇

一個相同的夢 烟對窗對

忽覺 樹傘雨斜一景斜

曙色映帘 撥鼓空窺

我們分手 蒼藍和盈野

以青春的步伐

各自奔向風雷

不說一聲再見……

彷彿

穿越

一個時代的驚濤

也曾見星沉

也曾見日落

？寒

我們重相聚

里窗說否不

露水

濕淋

斜暉里

穿過我的衣襟

飄飄闖進你

依舊是當年的窗

闖進你

且當海鷗棲處

我的窗邊

今夜把燈重燃

為你

明日

許

妳栽的九重葛

依然

綠葉紅花

入眼

把窗掩映

冬日的陽光

而我

成了

將是一株雨傘樹

在風

曼曼

凌空遠眺

前幾百載

復為妳遮蔭

毛竹門庭

翠然

好老的好春青以

自妳的窗

雷風向表自谷

為我點起

貝再舞一舞不

夜將盡

靜待

我們仍嚮隅

鼓寒

盡是人間不平

都讓的升和歸一

未來世界的歡笑

萬星貝曾出

# 沉默

致一位詩人

你去已遠 歌聲自不附離語

你說你要沉默 燈高如日

那就沉默吧 幽靜

且在沉默中 目擊繁光

帶着你的豎琴前進 鋼琴的滑音

沉默 白世凡三辛〇八式一

是生之旅程中

灰色的沼澤

越過它 深淺的呼吸

前面就是一片

綠色的叢林

又見你微笑

我也何嘗不沉默

啞然似乾涸的古井

沉默之於我  
是生之長歌中  
一串無形的休止符

越過它

我就躍上一個

新的強音

那時候

你我都將情不自禁地

引吭高歌

在詩的

光燦奪目的翠峰上

伴着你的琴聲

一九八〇年三月廿日

燦亮不嘗詞由疼  
共古的斷詩為然聖

抬頭看——最早泊寧劍閣——

灰烟濛濛

影未如我翁

數不盡黃黃白白萬千點

像花兒

景不日寒而

滿山開遍——羊兒的玉蹄日昔

寒笑霜滑

## 清明

九八〇年清明後

翠華取照

塞風上劍

你去已遠

我夢里難尋

問齋羊紙否強

我離你亦遠

對拍父羅士突帶滑

終年浪跡他鄉

土鄉不拍極聽

(尋至二請決斷：善映

但今日當我重臨

土親拍父羅士滑

趕上掃墓的人群

白泉離共一姓

你早已聽見

黃泉離共一

我在亂塚間

探徑的跫音

問齋又今而

露父

輕抹碑上的苔蘚

土親拍滑士出突難

又見你微笑

白泉離共一姓

這微笑凝止於

黃泉離共一

二十二年前

一個陰晦的早晨——

從此成永遠

而我已不是

昔日輕狂的少年

你該笑我

頭頂華髮

臉上風塵

記否那年清明

你帶我上祖父的墳

（傾斜的石碑上

刻着：清光緒二年終）

你在祖父的塚上

放一片紙兒白

一片紙兒黃？

而今又清明

父親

讓我也在你的塚上

放一片紙兒白

一片紙兒黃

抬頭看  
灰烟彌漫處  
數不盡黃黃白白萬千點  
像花兒  
滿山開遍……

一九八〇年清明後於古晉

## 死胡同

彷彿一下子

都走進了死胡同

機器在喘息着

人們在抱怨着

在烤爐似的車廂里

油煙把我窒息了

我望着街邊

巨大的廣告牌上的

紐申那冷氣機

竟昏昏入睡

驚醒 放一片紙兒白

機器仍然在喘息

人們仍然在抱怨

窗外 年外的溫暖

依舊是那高大的

紐申那冷氣機

我遂覺悟

大家都已在死胡同里

我要繼續向前奔

一九八〇年三月於吉隆坡

在寒夜里

曲折

狂瀉

尋找大河的出口

吼乳著

奔入曠野的大海

迎接水平線外的

朝暉！

一九八零年四月 羅文輝寫於山西

蕭寒

長沙與湖南

水陸兩路

張張里子

會那劍天鼓

戰鼓又清同

隨將

讓回跌滾

寫了這就

養一掃

個回

個回

路隔苗里山騎向

## 奔流

雖說你我都是  
同條河的水  
千里迢迢  
來到這天險相會

爲何你又躑躅  
徘徊  
頻頻回顧  
西山外殘雲夕照

於是挽住了我  
說一聲  
回歸  
回歸  
向深山里的涓涓

向五千年外的濫觴

能回歸的波濤？

不，不！

我不回頭

我要繼續向前奔流

衝過天險

在黑夜里

曲折

迂迴

尋找大河的出口

呼吼着

奔入明日的大海

迎接水平線外的

朝輝！

一九八零年四月十二日

## 馬六甲海峽

渾濁的波濤

沖擊着堤岸

海的浩瀚

早已捲去了「海花號」

但你嗚嗚的潮聲啊

不是在傾訴心中的不安嗎？

阿伯奎克的幽靈

昨夜在沙皇的殿堂顯現

一場八十年代的浩劫

正在你的深礁暗隙處 Count-down

但人世間有什麼力量  
能摧毀你的波濤？

潮聲里  
當年高城堅壘  
已化作斷牆殘垣！

一九八〇年四月底訪古城後

但當我茫然回首  
我竟驚訝地發現  
你兀然竄地  
照得我的臉龐  
你的臉上  
分明正清冽地泛著  
期待的光暈  
我問你  
為什麼這樣把我看  
你說你要在  
瞬息的光燭中

## 詩的誕生

那一天  
我們結伴遠行  
列車衝出漫漫長夜  
箭似的奔向黎明

只見你癡癡地  
癡癡地望着窗外  
我問你  
在等待着什麼  
你說你要在  
風馳電掣中  
看旭日  
怎樣上昇

看啊

一個光輝奪目的飛輪

霍然躍出

膠林

看它撥動金翼

與我們

並駕齊飛

攪得滿天

萬紫千紅

但當我驀然回首

我竟驚訝地發現

你在癡癡地

癡癡地望着我

莫非是陽光

照射得我兩眼發眩

你的臉上

分明正溶溶然泛着

期待的光暈

我問你

爲什麼這樣把我看

你說你要在

瞬息的光燦中

從詩人的

詩人的目光裏

沉思的眼睛里

出雲霧

看一首詩

林翠

怎樣誕生

翼金鑽戴守露

門庭與

嗨！

紫雲感並

我不禁笑了：

天漸晴對

我的詩

疏于索萬

不在車窗外

我的詩

首回然驚寒當月

就在你臉上

更發壯而發壯

那期待的光暈……

承幾寒五亦

其得整壯寒寒

一九八〇年五月吉隆坡

我問你

土劍的滑

在等待着什麼

管受然密密五開分

你說你要在

量光的昏限

看旭日

滑開與

怎樣上昇

其得壯壯壯壯壯

主要滑歸滑

看啊

中藥光的思輝

# 今夜且讓我安睡

像船

緊張着帆

繞過暗礁

闖過巨浪

自清晨

駛向黃昏的港灣

今夜且讓我安睡

在夜的淺灘上

解開緊繃的纜索

讓喘息

化作一線游絲

去 去

那白晝里

聲嘶力竭的叫囂

鷹的嘴

蛇的舌

烏鴉的嘍叨

讓我回到夢湖畔

傾聽

那隻最細小的夜鳴蟲的

輕唱

今夜且讓我安睡

在夜的沙灘上

明朝

我又將揚帆

向暗礁

向巨浪……

一九八〇年五月

風雨中雨風狂

雨

滴在土牆敲去不

聲

悲泊中心敲盡不

## 她在風雨中奔跑

熱

貝

她在風雨中奔跑

聽

風 滴出淅淅的河流

雲

為她嗚咽

建

雨 深靜地在水上停

張

為她嚎啕

效

彷彿寒夜星

她以破裂的聲音

法

呼喊着他的

淌血的名字

在

啊

這十年的等待

這一片深情

教我如何

忘得了？

她在風雨中奔跑

雨

沖不去她臉上的淚

淚

洗不盡她心中的悲

忽然

她聽見

幾聲低喚

俯首看

只見幾朵勿忘我

倔強地

在高牆下開放……

我又將掛帆

一九八〇年五月

向瓦溪

宇空的血

一九八〇年五月

替我

替我

同成

？

式八面四券

楚燻燻燻燻燻燻

燻燻燻燻燻燻

燻燻燻燻燻燻

## 琵琶手

彷彿自幽林里

淌出淙淙的涓流

一只螢火蟲

深情地在水上徘徊

彷彿寒夜里

有誰在聲聲嘆息

一串淚珠

晶瑩地滾落在塞外沙塵里

又像從大河的彼岸

傳來隱隱的雷鳴

霎時幾道白光

劃破了幽暗的蒼穹

從四面八方

驟然響起點點戰鼓

一時刀光劍影

交輝在萬馬奔馳的沙場

仰望長空

夜終歸靜寂

一顆流星

悵然失落在無邊的黑暗里

寥落的掌聲中

我看見

琴師手指上

那枚小小的鑽石戒指

在夜的

小鎮的

街頭……

一九八〇年五月

## 民都魯二題

Caterpillar

已啃去一片綠林

又將山

深深剖切

處女士

裸露着赤紅的豐腴

在晴空下

一望無際

Hino

隆隆然把未來城市的鋼筋

曳向地平的高點

去俯視

車齊

惺忪的吉都隆海灣（註一）

在蔚藍的流波里

遙遠的海上

似有水手驚異了

瞧 那海市蜃樓

而遠洋輪

已悄悄調好汽笛的音調

準備有一天高呼：

民一都一魯！

二

正想說

你們真幸運

阿旺却先開口

幸運

輪不到我們

可不是

LNG（註二）

已使我們吃不起青菜和魚

汽車

返回小鎮

阿旺放緩速度

我們經過

密集的非非法木屋

穿過

舊衣攤前的人群

小鎮

曾幾何時

已變成工地棚

一九八〇年五月訪民都魯後

(註一) Kidurong，該處正在建設龐大的深水  
海港。

(註二) 液化天然煤氣。

## 寄海鷗飛處

致默默君

廣澤尊王廟前

小麵攤的燈火已昏黃

你一邊幫父親抹桌捧麵

一邊却懷想着

海鷗佐那丹·里溫士頓（註一）

走出愴愴的光影

你跨上那輛舊腳車

獨自在濕漉漉的街道上徘徊

想到家

你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彷彿那「迷失的一代」的

莫名的悲哀

一下子

全壓上你心頭（註二）

而你只不過是個

十七八歲的少年

有一個充滿稚氣的

大孩子的臉

在偶然的一個夜里

撐着破傘

來扣我的門

口袋里帶着

被雨水濺濕了的詩篇

一把半舊的結他

縮小了我們之間的代溝

當我以笨拙的指尖

在琴弦上

挑弄起海的波漣

你便情不自禁地吟唱：

海鷗飛在藍藍的海上

不怕狂風巨浪……

當雨季來臨

榴槤方才飄香

而紅毛丹却已熟透的時候

你飛去了

懷着淡淡的鄉愁  
啊 你這赤道的憂郁的小鳥  
可受得了北國冬夜的  
凜冽和孤寂？

你那未豐滿的羽毛  
可低得住台北

春寒料峭？  
在偷偷拭淚之後  
且在心中  
嘗一杯

親人懷念的暖咖啡  
傾聽春的脚步

春天

你送來了一首歌  
一個在陽明山上的陽光下  
展開的勝利的微笑

而廣澤尊王廟前

昏黃的燈光  
夜夜映照著

你父親頭上的灰霜  
當我重拾那塵封的吉他

撥動起思念的波浪

我彷彿看見

廟前那對石獅子

正翹起首

眯着眼

盼望着你啊

佐那丹·里溫士頓

以矯健的姿態

從茫茫的海上

歸來……

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於古晉

(注一) 佐那丹·里溫士頓為 Richard Bach 所著  
“ 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 ” 一書中的主角海鷗  
的名字。該書之中譯本題為「天地一沙鷗」，譯者為  
呂貞慧。

(注二) 默默於 1976 年曾發表中篇小說「迷失  
的一代」，描寫青少年與家庭間之代溝所引起的苦悶  
和掙扎。

附記：與默默分別已兩年余。他到台灣升學，在  
台北陽明山文化大學念影劇系，曾幾次給我來信，我



道前峯前亦樹巒

開對嫩芬春日何開

素香幽靜幸朵一彩要滑

願前盡重眼入落送

## 青春

然如味滑里亦和班

寂靈幽壁晶潔一滑滑

你曾輾轉於漆黑的夜里

恨不得立刻變成

一把熊熊的火炬

你曾徬徨在岑寂的荒原

夢想能立刻化作

一陣飛掠的狂飈

當你奔走在無邊的林野

你彷彿覺得自己是

一匹騰躍的駿馬

我們感過了多少

對着那高入雲霄的險峰

你朗朗而笑立意要當

在億萬星辰中

飄揚在頂峯的旗

問何日春花爛漫開

你要採一朵幸福的薔薇

送給久別重逢的她

但昨夜里你却欣然

化作一顆晶瑩的露珠

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時辰

當朝陽從東方緩緩升起

你也悄悄地消失了自己

只有天涯芳草爲你留下璀璨的記憶……

一九八〇年七月廿八日

來自丁夫淑

## 星遇

我們曾是幼小的星星  
在一個黃昏  
帶一片純真  
躍離母親的懷抱  
到這混沌的宇宙運行

你迎着黑暗的道路  
去追求那遙遠的光  
我探着寒冷的雲霧  
尋覓我夢里的溫

我們越過了多少  
星海雲河  
各自航向無垠  
在億萬星辰中

迷失了自身

而光年流轉

多少星族消殞

蒼茫中

何處能再見

你我幼時的星影？

昨夜秋風過扶桑

晴空萬里

竟與你相遇

你見我嶙峋

我見你崢嶸

你在我的擁抱中

感到了我內心的熾熱

我在你的熱淚里

驚詫於你通體的光明！……

一九八〇年八月底於東京



秋夜這般短  
輾轉已黎明  
每一陣車聲  
都是掀動你心潮的旋風

我却以超音速  
駕霧騰雲  
奔向那燦爛的燈火  
向你深情的眼睛

遠處  
絢麗如春的曙光里  
你正高揮雙臂  
頻頻向我召喚  
依舊是當年的雋秀  
當年的洒脱

啊 列車  
你快些飛奔！

像流光  
忽地停止飛射

Hikari (註)

驟然停歇

在這異鄉的  
蒼涼的驛站

幾分悵惘  
驀然化成喜悅的驚光  
陣陣秋雨  
洒落在楓葉上  
濕的  
    是你凹陷的兩眼  
濕的  
    是我縱橫的皺紋  
我們相扶  
列車已去遠  
細長的軌道  
隱入向晚的雲烟……

一九八〇年八月底旅日途中

(註) Hikari 爲日本特快火車新幹線之名稱，  
意爲「光線」。

## 秋之夜

風在櫻花樹梢颯颯作響  
竹影在紙窗上拂弄着月光  
在這異國的夜里  
你我屈膝對坐  
話不盡滄桑……

我跟着你噴出的圈圈雲烟  
到了漫天風雪的北海邊  
在鞭撻過你的靈魂的  
嚴冬里  
與你同冷暖

你隨着我注入黑夜的悠悠眼波  
到了雲水蒼茫的南洋  
在沖擊過我的生命的

狂濤中

和我共浮沉

啊

這六席的斗室

可容得下

你松濤般的沉吟

我椰雨似的喟嘆？

我問你歲月曾留下甚麼

你笑答你有

不畏霜雪的

寒梅的傲骨

你問我可曾虛渡年華

我慚愧只有

潮汐後殘存的

碎貝的詩篇

當你再次爲我舉觴

朧朧的曙光

已悄悄

透進庭園

窗外

中書玉

石燈籠

詩野共庭味

肅立如武士

一樹蒼松

如方醒的游龍

室半幽蕭六獸

不稱容可

隱隱敲響的

中那泊幾響幾滴

是金閣寺的

怕地雨敲聲

晨鐘？……（註）

（註）金閣寺爲日本京都市著名的古寺之一。

一九八〇年九月初於京都。

一而懸誠山真土

燕興對治

一八〇八年八月廿五日

## 松北司機

當你帶着偃偻的身子

我在 遠遠向我走來

我早已爲你

只聽 感到愴然

你正年壯

而歲月竟如此無情

但你却邁着健步走來

仰着首 認識一位姓張的先生

迎接我 是新加坡人

以爽朗的笑聲 我同他相識

他答應幫我一樁事兒

我悄然收起將溢的淚

向你走去

一面想起山頂上

石松 那挺拔的松

獨立如武士

一九八〇年八月於台北

如方圓的游龍

獨處靜處的

空寂聖寺的

真諦。

千與的野韻普部海當

來去共向靈意

水露白早延

此寺聖寺為日本京都市著名的古寺之一。

一九八〇年九月於京都

棋半五滑

謝映其成竟凡靈而

來去共舞普蘇味滑田

首普吟

舞葉眠

靈美的眼奕以

魂的靈舞鼓彈然韻舞

去去滑向

## 台北司機

黃昏時份

我在德惠街搭上計程車

看不清司機的臉孔

只聽見他那

沙啞而吃力的北方口音：

先生

你的國語講得頂好

你一定是新加坡華僑

你可認識一位姓張的先生

他也是新加坡人

去年他來台灣時我同他相識

他答應幫我一樁事兒……

先生

我老家在山東省一個偏僻的山村  
我十七歲離家去當兵  
快四十年啦  
也不知老父老母是否還在人間  
那張先生答應替我捎個信  
可到今天還沒得到他的回音

唉  
年少時哪懂得孝敬父母  
如今我老了  
只盼能對雙親表一點兒孝心  
先生  
你可認識那位張的先生？……

他喋喋不休地說着  
車子轉入了重慶北路  
通街川流的車燈  
滿城初上的霓虹  
閃爍着  
閃爍着他心中  
多少希望多少愁……

一九八〇年九月初於台北

樂岩的熱戀與會舞舞因

五存墨墨舞

岩如大藥一治上無醫

日十月十年〇八六一

## 風與石

就算你是什麼龍捲風  
叱咤喧囂  
不可一世  
你也不過是一股  
    晃動在魔扇下的氣流

瘋狂一陣之後  
終要回到  
    誕生你的陰溝去

而我是一塊石頭  
一塊沉默而冰冷的石頭  
任你耶揄  
任你鞭刮  
我仍然沉默而冰冷

因為我曾是熾熱的岩漿 偏僻的山村  
我是堅守在 離家去當兵  
峭壁上的一塊火成岩

一九八〇年十月七日

口與風

我喋喋不休地說著  
車子轉入了重慶北路  
滿街川流的車燈  
閃爍著  
多少希望多少愁  
一九八〇年九月初於台北

老人與鑰匙

串一串

老人與鑰匙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 老人與鑰匙

吉蘭丹海灘

老人身上

戴一串鑰匙

有鑰門的

有鑰櫃的

有鑰抽屜的

老人的鑰匙

是一串

昔日珍貴的記憶

老人身上

總戴着這串鑰匙

可他却已忘記

哪一把開什麼門

哪一把啓什麼櫃

那抽屜如今在何處

老人的鑰匙 鑿刻的岩漿

是一串 守在

遺忘了的記憶 火成岩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十月七日

## 誤識與人字

土良人字

誤鑰串一葉

齒門鑰百

齒齒鑰百

齒齒齒鑰百

誤鑰齒人字

串一景

齒齒齒齒日昔

土良人字

誤鑰串齒齒鑰

鑰字日味齒下

門齒齒齒一鑰

齒齒齒齒一鑰

齒齒齒齒齒齒

# 吉蘭丹海灘

## 一、濤聲

在柔柔的白沙裡  
伴一夜海濤  
也不知自己是醒着  
還是睡着了  
耳際  
恒是那不息的大海的  
聲聲呼喚  
告訴我  
曦光  
已從遙遠的海上  
踩着浪花

徐徐走來……

## 二、脚印

我躍起

向呼喚聲奔去

微明的天地間

只有我一人

讓我

在遼闊而淨潔的沙灘上

最先印下

我的足跡

驀然

見一雙脚印

大而深

在我前面延長

向翻騰的白浪

向朝日噴薄的

天邊

是誰

比我早起

你

也是詩人？……

一九八〇年十月卅一日於哥達峇魯

一個破曉 …………… 對開五五

跌落邊

黑暗而冰冷的原谷 天一宵

朝風這景又

也不知昏迷多久 丁世不恐出再寒

直到聽見家人叫喚 欲辭辭

# 金花

竟似閃動的螢光 恐小善孫

舅舅把我抱在懷里 去去

每當起風時

膠林裡迴響起

橡實爆裂的噼拍聲 拍我拍了幾聲

我總愛凝望 開手拍我了好一陣熱汗

那林間的羊腸小徑 丁樹腳處赤

心 善去善去寒

似蝴蝶 更惹惹惹

飛進了 濕無日面雨

綠林深處 見不出個影

彷彿 歸黑烟林森

又聽見舅舅在說：

貝貝 菊甲火東育開四

在遙遠的叢林中 笑哭我山背我蘇

有一朵金花 善來謝寒

正在開放……

有一天  
又是起風時  
我再也忍不住了  
悄悄地  
沿着小徑  
走去

我越過膠園  
踏進了莽莽的叢林  
荊棘刺破了我的手脚  
毒蟲噬傷了我的身  
我走着走着  
驀然發現  
前面已無路  
後路也不見

森林似黑洞  
頃刻把我吞沒  
四周有鬼火明滅  
遠近有山妖哭笑  
我摸索着

一個踉蹌

數閃中夢五

跌落進

裏奇當

黑暗而冰冷的深谷

也不知昏迷多久

直到聽見家人叫喚

看見晃動的燈光

舅舅把我抱在懷里

驚奇地問：

貝貝

你怎麼獨自一人

跑到這裡來？

舅舅呀

貝貝要尋找

尋找美麗的金花

我說……

多少兒時夢

都隨年華逝

那園林早已蕪

我的心也已憔悴

惟有那金花

多少次

在夢中閃爍…… 領題詞一

當夜裏 蕭瑟燭

有一風起時……

又是起風時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一日

悄悄地 與中人寒具藤篾直

沿著小徑 光登幽徑躡足香

走走 里燼空明舞弄機屢

：問世奇蹟

試就過翠園 目目

繞過了莽莽的叢林 人一自曉獨忘添

觸摸到了我的手腳 來里霞霞眠

輕輕地摸了我的身 初履履

深深地看着 對尋冥貝貝

暮然發現 芥金幽麗美對奪

漸漸已無落 …… 張楚

夜歸也不見

寒朝兒少冬

蕭華半韻誰

曉曉然我看沒 蕪已早林園漲

眼裏有虛火明滅 斜射日由心幽穿

遠近有山妖哭笑 芥金微言辨

我摸索着 犬少冬

# 山城

訪加帛鎮

我已望見

那浮動在

高岸上的

古廟

遠遠

雖繫纜之後

波浪

猶在空間晃盪

晃盪着

攀上溜濕的陡梯

攀進

一個細雨霏微的

山城

在蒼翠的懷抱中

紅毛丹

已在街邊堆聚彤艷

連吐了甘甜的果皮

也隨意把街道拋染

街的轉角處

人群喧笑中

飄散出

榴槤的幽香

我忘了

濕的行李的重量

信步穿過

三兩街衢

竟迷失了方向

借問路人

哪兒是旅店？

道聲謝謝

便朝依山傍水處走去

走幾步

却走進一串

從山上傳來的

地每一聲 聖誕鐘聲

我的心 醉了暗戀

我無 也隨之

坐在 在山城的暮靄里

看江畔千年古 迴盪……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廿四日

(註) 位於拉讓江上游的加帛鎮 (KAPIT)，山明水秀，風景優美，臨江有一華人大伯公廟「福隆亭」，建於清光緒庚子年間。

# 飛舟

舟

飛

在千山萬壑間  
在厲風疾雨里  
在洶湧的拉謨江上  
逆萬頃狂濤

我們

全濕透了……

西蒙眯着眼

在茫茫的雨網中

駕馭着速度和方向

伊娜

頭巾淌着水

她每一揮手

萬里土飛浪湧

船

將幾天戲浪蕩

便繞過了暗礁

浪濤

我無助地

飄蕩在雨濤間

坐在寒風冷雨里

看江畔千年古樹

（註）日正廿月二十：5號

向后飛逝

（註）事前當頭碰五號母棧其，幸賴不離鄉黨自愛西

正要問

這雨中江山多美

浪里飛舟多嬌

一個巨浪

兀地劈空而下

彷彿要把船兒砸碎

驚回首

長舟

已闖過

亂石灘頭

西蒙豎起手指

粲然向我打一個V號

（註）伊班語「V」為「大」之土著民族。詩中所述「

伊娜回眸

古邦」，「阿拜」為

婉然展一個會心的微笑

伊班語父親之意，「因奈」為母親之意。「錫

輕舟飛上長河

濺起連天銀沫

蜿蜒

向烟雨蒼茫處……

後記：十二月廿五日，應伊班族友好西蒙之邀，乘長舟自加帛鎮啓程赴拉讓江上游訪問其家鄉長屋。西蒙自己駕駛舷外摩多，其妹伊娜在船頭當前導（JAGA LUAN）。我們在浩浩的江波中逆流而上，經過多處湍流險灘，時又恰逢滂沱大雨，頗覺驚險，遂成此詩。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廿六日

(XAUT) [阿拜]。奈于文微 [巽

。西米蘇一立達賴訊人老結吳

日卅月二十至〇八式一

## 長屋之旅

在夜的急流中  
勇敢的古邦爲你掌舵  
在亂石灘波頭  
熱情的沙布爲你照路  
攀上長屋的門口  
阿拜向你伸出歡迎的手  
在溫暖的房間裡  
因奈早準備好晚餐  
從灶火灼灼的廚房內  
美麗的娜揚啊  
爲你端出香醇的杜阿……

(註) 伊班族爲砂朥越最大之土著民族。詩中所述「古邦」，「沙布」爲伊班男子名；「阿拜」爲伊班語父親之意，「因奈」爲母親之意。「娜

揚」爲女子名。「杜阿」( TUAK)

是該族人所釀製之一種米酒。

轉錄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卅日

圖說：十二月十五日，應伊班族支那西裝之邀，乘搭亞羅加嶺船程赴拉羅江上游。船中乘客已滿，故外埠多，其外伊娜在船頭當前導(即「TUAH」)。我們在船中，經船中碼頭碼頭，時又拾獲一些伊班族，遂乘此船。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卅日  
口門的船員士華  
手由的燈出軒向拜回  
野開的的燈盛丑  
聲與我謝華早奈因  
肉很博的飲飲火掛掛  
牌崇顯的麗美  
……國其的籍香出掌心爲

「圖說中轉。意員善士之大量該圖每爲惠班母(註)  
發「拜回」；許午與班母發「亦此」，「許古  
顯」。意之譯班發「奈因」，意之譯父班班母

## 迎賓

穿起你那艷麗的圍巾  
披上你那威武的獸袍  
戴上你那高貴的羽冠  
佩起你祖傳的寶刀  
歡迎啊

四面八方的英雄

盛裝的姑娘已列隊在梯口  
身上的銀佩正叮噹作響  
看她們手中捧着酒杯  
準備迎接客人到來

歡迎啊

四面八方的英雄

快擊啊

鑼鼓聲如急雨般迅速

河水嘩啦啦地響

英雄們的長舟已駕到

諸神啊

請跟隨貴賓們一道蒞臨

先把長矛戳穿豬兒的喉嚨

再嚐一杯芳醇的杜阿

歡迎啊

四面八方的英雄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卅日

鼓聲兒響一官吳琴韻

鼓聲兒響一官吳琴韻

鼓聲兒響

……鼓聲兒響

當掛香附木。吳會美張明發世羅魯大與魯附本（註）

）〔至成〕。吳皇聖吳發明羅魯大；吳村苑

賽鼓阿。日備立建羅明吳（IAWAQ

你乘着波浪來

你駕着長舟來

本胡魯

大魯麻

趁今日「加歪」（註）

大家來擊鼓

碰碰拔

碰碰拔

揚起的五指

如雄鷹翱翔的高空

下擊的手掌

如雄鷹向地面俯衝

快擊啊

快擊啊

讓鼓聲如急雨般迅速

誰要是有一點兒差錯

誰就罰飲這杯酒

碰碰拔

碰碰拔……

(註)本胡魯與大魯麻均為伊班族酋長。本胡魯相當於村長；大魯麻則為長屋屋長。「加歪」(GAWAI)是伊班族之節日。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卅日

(註) [歪時] 日个姓

效舉來索大

姓婚婚

姓婚婚

餅正的味糖

空高的張國華成

摩手的舉不

壽的面的張國華成

牌舉對

牌舉對

張正舉兩急成張效類

## 飲杜阿

男人們席地而坐

圍着一罇酒

燈光照見

他們粗大張開的腳趾

滿刺着圖騰的手臂

和笑得咀不能合攏的漲紅的臉

在男人的背影里

婦女們端坐着

嚼着檳榔

她們無聲的眼光

一如牆角古龍甕上隱約的幽光

蕩漾着對男性的讚賞

隨着又是一陣呼喝

十幾隻酒杯向上高舉

一傾而盡

在粗獷的笑聲中

一位青年漢子

又搶過酒罈爭着爲老鄉斟酒

顫抖的手

把酒兒潑了滿地

於是

女人的眼角

呈顯出歡愉的綉紋

被檳榔染紅的牙齒

也閃閃發光

長屋背後

村鷄第二次啼了（註二）

啼聲

浸沒在無盡的笑浪里

(註一) 杜阿 ( TUAK ) 爲伊班族一種土製的米酒。

(註二) 長屋居民在夜間習慣上以鷄啼聲來判斷時辰。第一次鷄啼約在午夜十二時半；第二次約在清晨三時；第三次在清晨五時。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卅日

米哈連士德一通復申說（HAUT）阿林（一菲）

一在雙酒杯向上高舉

。醫

潮牌來整酒樓忍士對雷面奈五月胡風吳（二菲）

高五以天二費；半朝二十寫千五隊商樓夫一費。短短

一位香地酒不

。物正曼荷耳末三費；朝三費

又推過酒吹着着寫老態洪酒

火

生命是重創的獸

於深夜

被狩獵者驅趕

至絕望的崖

崖下

大海翻起黑色的浪

伴着群鯊的笑

乍見

一點微光

在海的迷茫處明滅

明滅

在瞳孔中

倏然變成沖霄烈焰

生之慾念

遂化作蛾群

縱身一撲

一場鬼哭神嚎

終隨黑夜消逝

海復平靜

浪花捲着晨光

來催醒長灘上的椰影

嘩啦啦

却催不醒 暈在柔沙中的

一截截斷腿

一束束長髮

和一具具已無瞳孔的殘骸

生命之火已熄

海的迷茫處

自由之火

依然明滅……

後記：據報載，越南船民在離開越南後，即以馬來亞東海岸外海上油井的煤氣火焰為導航，駛向北東島（Pulau Bidong）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訪瓜拉丁加奴後。

# 朽

贈自以為不朽者

曾隨風吶喊  
挺一個雄姿  
於澎湃的河岸  
遂感到

英雄降生了

世人

皆醉倒於拿破侖洋酒……

惟獨你清醒

據說是飲了祖傳自製的

岳飛牌千年老酒

於是不停地吐着

同一個單調的口訣

重覆地擺着

一個姿態  
直至像一具僵屍  
一個詛咒

終於化成一塊泥  
泥的裂口  
是你沾沾自喜的咀  
沾沾自喜於是

一座擠身忠烈祠中的漢白玉

夜來風雨聲  
花未落  
怎知你這後世圭臬  
竟已化作粉末  
惟有河水依然澎湃  
永不止息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新加坡河】

一九八〇年

(註)據說新加坡河未來將改建為遊樂河

## 新加坡河

誰相信  
這含腥的濁流  
是頂天立地的  
金獅的臍帶

只有兩岸  
啞然相對的黑而低矮的斜窗  
猶記得當年  
豬仔市場的叱咤和哀求

箸間的清蒸  
不期然停在唇邊  
當三兩喘息的大結船  
龍鍾地  
向眼簾

映入古稀的斑剝

然後從悠思里蘇醒

對岸

一隻擎天的巨臂

轟然敲落了

緊緊盤根在古店危牆上的

老榕

趁熱嚐嚐這鮮魚吧

大牌檔老板說

這裡的景物也快沒了（註）

正如將來你再也聽不到

我講的潮州話

我記起來了

一個畫展的幽暗的角落

一個無名的畢加索的

一團混濁無光的筆觸：

「新加坡河」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註）據說新加坡河未來將改建為遊樂用途。



## 後記

本書是我近年來詩作的結集，按寫作時間順序分爲三輯；即「靜夜集」（一九七七—七八年），「波浪集」（一九七九年）與「碎貝集」（一九八〇年）。其中大部份曾在「鄉土」雙月刊、「文藝春秋」及「讀者文藝」等文藝副刊上刊登過。

「達邦樹禮讚」並非是我最滿意的作品，但達邦樹却是家鄉砂撈越的樹木中最令我喜愛的樹，它高大無比，挺拔中充滿秀麗。這就是我取「達邦樹禮讚」爲書名的緣故。

對於我，寫詩永遠是一種艱苦的探索。讀者將能在這本詩集裡看出我的探索的痕跡。

方修先生在這幾年中給我很多的鼓勵，現在又爲本書寫序，我謹此表示謝意。

此外，對所有協助我完成出版這本書的朋友們，我也

要說一聲感謝。

吳岸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三日於

古晉常青園

對言

三體代率開開和的嘉謝，榮請的升補來乎我廷吳書本  
）〔榮系嘉〕，（乎八十一十十廿一）〔榮秀暢〕唱；續  
份第大中共。（乎〇八廿一）〔榮貝暢〕與（乎廿十廿一  
文爭〔藝文普贈〕及〔於春藝文〕，許貝受〔士農〕出會  
。嚴登許士肝備礎

味樹群戲目，品斗的意嘉最好吳非並〔體藝樹群戲〕  
豈，出無大高立，樹的變高舞合景中木樹的結繩領聯素吳  
姑着治的善識〔體藝樹群戲〕煩吳吳悅戲。麗表漸沉中楚

戲亦譜雅普贈。榮親的苦煩歸一吳數未精寫，吳悅撰  
。極難的榮親的楚出音野樂荷本  
書本戲又出慶，儀裁的楚楚楚中乎吳戲五五共為式  
。原撫示秀出臨拜，有寫

出楚，門文限的書本並顯出如宗楚楚劇音相撰，代出



犀鳥叢書之十五

## 達邦樹禮讚

作者：吳岸

出版：砂勝越華文作家協會

印刷：砂隆印務有限公司

SADONG PRESS SDN. BHD. . LOT 2259, SG. PRIOK,  
93150 KUCHING.

版次：一九九一年三月第二次印刷

定價：M \$10.00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 吴岸之其他著作：

盾上的诗篇（诗集）（1962）

我何曾睡着（诗集）（1985）

旅者（诗集）（1987）

榴连赋（诗集）（1991）

到生活中寻找缪斯  
（文集）（1987）

马华文学的再出发  
（文集）（1991）



犀鳥叢書之十五

